



季节”之后，我试图看到不同时节更多面的泽普。

初秋，清晨，尚未日出，天空是一片拂晓前的银灰色。沿着喀和北路，我来到泽普县城最北端一个名叫托格拉克的村庄。在村庄道路上，还能见到昼伏夜出、正在跳跃的野兔。托格拉克村距离连接泽普与莎车的叶河大桥约2公里。从地图上看，叶尔羌河错落的河道流经大桥，穿过这片村庄的北部。

现代地图产生的想象，与现实相去甚远。地图显示，从托格拉克村223乡道路段往北，有一座小桥横跨叶河。当我来到这座桥，发现桥下没有预想中的河水，只有干涸的古河道。

走过这座桥，往叶尔羌河的深处走去，古河道的印记愈发清晰。随处可见的卵石，有些如鸡蛋一般光滑，是河水冲刷过的附赠品。行走于此，大地并非通常见到的村落田间的土黄色，而呈现出米白，或是淡灰色。脚踩在土地上，土质因河水干涸之后凝结变得更硬。那些地图上显示“蓝色”的水域，在这里统统都是白色、灰色的土地。

就在今年8月下旬，喀什市气象台曾发布暴雨橙色预警。当地人告诉我，8月底喀什下过一场大暴雨。原本暴雨和洪水在南疆的沙漠地带较为罕见，但是近两年情况似乎有变化。今

年夏天，我国最大的沙漠——塔克拉玛干沙漠出现了洪水；而在2022年夏，塔里木河干流及其支流叶尔羌河等21条河流也发生了超警戒流量以上的洪水。那一年塔里木河干流的洪水过程历时80天，直到9月22日才结束。

所以当我9月初站在叶尔羌河边，在古河道干涸的印记之外，又看到那些河道拓宽的新鲜证据。靠近河流主干道的边缘，一些绿色植被集体躺倒。它们大多往东边倒下。泽普地势西南高而东北低，叶尔羌河正是自西往东流淌。

在最靠近叶尔羌河主干道的地带，有一条长长的河堤，上面长满了植被。如今，河堤出现了一个约5米宽的缺口。哪怕暴雨和洪水已经过去一周，这天清晨的叶尔羌河水依旧湍急，水流源源不断地从缺口涌进，流入这些新开拓的河道。水天一色，此时的叶尔羌河不是过往见到的熟悉的蓝色或碧绿色，而更接近天空的银灰色。

天空，大地，一片空旷。如果想要找寻有关时空的提示，河床上那些水位褪下之后留存的痕迹，成为一种深度的标尺。

金湖杨国家森林公园的雪景。

